



基度山恩仇记

(四)

法·大仲马著
蒋学模译

中外出版社

基度山恩仇记

又名：基度山伯爵

(四)

法·大仲马著
蒋学模译

中外出版社

基度山恩仇記 (四)

法·大仲馬著
蔣學模譯

中 外 出 版 社 出 版

香港九龍彌敦道 500 號 1 樓

電話：3-308932

時代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九龍彌敦道 500 號 1 樓

電話：3-308932

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13號

電話：5-49747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1979年1月版

目 录

第八十四章	波 香	1195
第八十五章	旅 行	1202
第八十六章	审 问	1216
第八十七章	挑 战	1230
第八十八章	侮 辱	1238
第八十九章	夜	1250
第九十章	相 会	1259
第九十一章	母与子	1274
第九十二章	自 杀	1281
第九十三章	凡兰蒂	1292
第九十四章	认 罪	1300
第九十五章	父与女	1314
第九十六章	婚 约	1325
第九十七章	去比利时	1338
第九十八章	钟瓶旅馆	1346
第九十九章	法 律	1360
第一〇〇章	显 身	1371
第一〇一章	赤练蛇	1379
第一〇二章	凡兰蒂	1386

第一〇三章	玛西米兰.....	1392
第一〇四章	邓格拉司的签字.....	1402
第一〇五章	坟 场.....	1416
第一〇六章	分 享.....	1431
第一〇七章	狮 窟.....	1449
第一〇八章	法 官.....	1458
第一〇九章	开 庭.....	1469
第一一〇章	起诉书.....	1477
第一一一章	抵 罪.....	1485
第一一二章	离 开.....	1495
第一一三章	往 事.....	1511
第一一四章	庇庇诺.....	1526
第一一五章	罗杰·范巴的菜单.....	1538
第一一六章	饶 恕.....	1546
第一一七章	十月五日.....	1553

第八十四章 波 香

歹徒胆敢潜入伯爵府企图行窃这回事，在此后的两星期内成了全巴黎的谈话中心。那个人在垂死的时候曾签署了一份自白书，宣称暗杀他的人是贝尼台多。警察局曾下令严密搜查凶手。卡德罗斯的小刀、隐显灯、钥匙串和衣服都保藏在档案库里，只有他的背心却找不到，尸体则已用车送到尸体陈列所里待亲属领取。伯爵每逢人提及时，都说这次意外事件是他在阿都尔别墅的时候发生的，那天正巧有位布沙尼长老要求在他的家里过夜，在他的图书馆里查看几本珍贵的书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也只是从布沙尼长老那儿听来的。只有伯都西奥一听人提到贝尼台多的名字就面色发白，但谁都没有理由去注意他这种变化。维尔福因为曾应召去为那件罪案作证，已接受了这件案子，并正以他处理一切罪案时同样的热忱在做着准备工作。

但三个星期过去了，而最尽力的搜索也并未成功，由于邓格拉司小姐和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的婚期日渐接近，那次行窃的企图以及窃贼被他的同伴所杀的事件几乎已被人遗忘。婚期已确实宣布，而那青年人也已在那位银行家的家里被视作未来女婿。子爵曾写了几封信去征求他父亲卡凡尔康德老先生的意见，后者复信申述他非常赞成这件婚事，但同时

却表示遗憾，因为他不能在那时离开巴马，他允许拿出那笔每年可以产生十五万里弗利息的本金。这三百万本金，他已同意委托给邓格拉司去投资。有些人曾以那位银行家的近况警告那青年人，说他这位未来岳父近来曾连遭损失，但那青年人心地高贵，不以金钱为念，毫不理会这种暗示，并从不向男爵提及那些话。男爵崇拜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欧琴妮·邓格拉司小姐却并不如此。由于天生憎恶结婚，她忍受了安德里的追求以便摆脱马瑟夫；但当安德里步步进逼时，她便不免向他流露出一种显然的憎恶。男爵或许曾觉察到那种态度，但他认为这是他女儿的怪僻，假装不知道。

波香要求延期的时间快满了。马瑟夫现在已领悟到伯爵劝他息事宁人那个忠告的价值。谁都不曾留心到关于将军的那则消息，谁都不曾认出那个出卖亚尼纳城的法国军官就是贵族院里那个高贵的伯爵。可是阿尔培并不觉得他所受的侮辱已减轻，激怒他的那几行消息显然是一种故意的侮辱。此外，波香结束上次会谈时的态度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痛苦的记忆。所以他的头脑里依旧存着希望决斗的念头，并希望瞒住这次决斗的真原因，甚至瞒过他的陪证人。

波香自从阿尔培去拜访他那天起，便再没有人见到过他，阿尔培每次向人问及他，人家总是回答他已旅行去了，要过些日子才能回来。他究竟到哪儿去，谁都不知道。有一天早晨，阿尔培的贴身跟班唤醒他，通报波香来访。阿尔培擦擦眼睛，吩咐仆人请他在楼下的小吸烟室里稍候，很快地穿好衣服，走下楼去。他发觉波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看到他，波香就止步了。

“阁下，你不等我今天到府上去拜访，却先到我这儿来，看来很不错，”阿尔培说。“告诉我，究竟我应该和你握手，说，‘波香，承认你曾伤害我，但且保持我的友谊吧’呢，还是我只要请你选择武器就够了？”

“阿尔培，”波香带着一种使那青年人惊恐万状的忧郁神色说，“让我们先坐下来再谈吧。”

“阁下，我倒宁愿在坐下来之前先要求你的答复。”

“阿尔培，”那新闻记者说，“客观环境使我难于作那个答复。”

“我可以使你容易答复，方法是再重复一遍那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更正？’”

“马瑟夫，当问题牵涉到法国贵族马瑟夫中将伯爵这样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生命的时候，仅仅回答是或否是不够的。”

“那末应该怎样办呢？”

“就是照我的方法办，阿尔培，我这样想：金钱、时间和疲劳，比起一个家庭的名誉和利害来，是不算一回事的。‘大概如此’这几个字还不够有力，只有事实才能判明是否应该和一个朋友作一场致命的决斗。假如我以一把剑的剑锋或一支手枪的子弹指向一个三年来曾与我交往亲密的人，我至少必须知道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必须带着一颗无愧的心去与他相会，而当一个人必须用他自己的武器救自己生命的时候，是需要那种安静的良心的。”

“唉，”马瑟夫不耐烦地说，“这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我刚从亚尼纳回来。”

“从亚尼纳来？”

“是的。”

“不可能的!”

“这是我的护照，检查一下上面的签署吧，——日内瓦、米兰、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德尔维纳和亚尼纳。你能信任一个共和国、一个王国和一个帝国的警察局吗?”

阿尔培把他的眼光投到护照上，然后带着惊奇的神色抬起头来望着波香。“你到亚尼纳去过了?”他说。

“阿尔培，假若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外国人，一个象三四个月前来寻求满足而被我杀掉的那个英国人那样头脑简单的贵族，我便不会找这种麻烦了，但我认为对你应该给予这种重视。我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一个星期回来，隔离检疫花了四天，在那儿逗留四十八小时，加起来正巧三星期。我昨天晚上回来，而现在就在这儿了。”

“多罗嗦! 究竟你要多久才能告诉我最想知道的事情呢?”

“因为，说真话，阿尔培——”

“你吞吞吐吐!”

“是的，我怕。”

“你怕承认你的记者欺骗了你? 噢! 丢开你的骄傲吧，波香! 承认了吧，波香，你的勇敢是不能被怀疑的。”

“哦，不是那么回事，”那记者吞吞吐吐地说，“正巧相反——”阿尔培的脸色可怕地苍白起来，他竭力想说话，但话到他的嘴唇上便消逝了。

“我的朋友，”波香用最亲切的口吻说，“我很高兴能向你道歉，但是，唉! ——”

“但是什么?”

“那段消息是正确的，我的朋友。”

“什么！那个法国军官——”

“是的。”

“那个弗南？”

“是的。”

“那个卖城叛主的奸徒是——”

“宽恕我，我的朋友，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阿尔培狂怒地向波香冲过去，但后者并不准备伸手抗拒，只是用一个温和的目光约束住了他。“别忙！我的朋友，”他一面说，一面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张文件来，“证据在这儿。”

阿尔培打开那张文件，那是亚尼纳四个知名人士的一张证明书，证明弗南·蒙台哥在阿里·铁贝林手下服务的时候曾为两百万钱出卖城投降。那四个名人的签字是经领事鉴定过的。阿尔培脚步踉跄，四肢无力地倒入一张椅子上。这是不能再怀疑的了，——家庭名誉全完了。在短时间哀伤的沉默以后，他的心快炸了，他禁不住眼泪直流起来。波香怀着真诚的怜悯注视着那哀情激发的青年，走近他的身边。“阿尔培，”他说，“你了解我了吧，是吗？我想亲眼看到一切，亲自判断一切，希望所得的结果能有利于你的父亲，希望我能为他主持公道。但相反的，事实证明那个被阿里总督提拔到督军职位的弗南·蒙台哥不是别人，而正是弗南·马瑟夫伯爵，于是，想起你认我为友的光荣，我就赶快来见你了。”

阿尔培依旧躺在椅子上，用双手遮住他的面孔，象是要阻止光线达到他身上似的。

“我赶到你这儿来，”波香继续说，“告诉你，阿尔培，在这个变动的时代，一个父亲的过错是不能转嫁到他孩子身上的。我们是在革命时期中生长的，而凡是经过这次革命时期的人，很少能不在他军人的制服或法官的长袍上沾染到一些不名誉的污迹或血。现在我有了一些证据，阿尔培，现在我已拥有了你的秘密，没有哪一个人再能逼我决斗，因为你的良心将谴责你，使你感到自己象是一个罪人，但你不再能向我要求的，我却能给你。你愿意毁灭我所独有的这些证据，这些证明书吗？你愿意这个可怕的秘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吗？相信我，我决不对别人讲，说吧，阿尔培，我的朋友，你愿意吗？”

阿尔培扑上去抱住波香的脖子。“啊，高贵的心呵！”他喊道。

“拿了吧。”波香说，把那些文件递给阿尔培。

阿尔培用一只颤抖的手抓过来，把它们撕得粉碎。他浑身发抖，深恐逃走一小片将来再出现到他面前，他走到那支老是燃着准备点雪茄的蜡烛前面，把每一片碎纸都烧掉。“亲爱的好朋友！”他一面烧那些文件，一面轻轻地说。

“忘掉这一切象忘掉一个伤心的梦吧，”波香说，“让它象那变黑的纸张上的最后的火花那样消失，象那从沉默的纸灰上发出来的青烟那样幻灭吧。”

“是的，是的，”阿尔培说，“只让永恒的友谊存在吧，我向我的救主答应那种友谊将勉励我们的子孙世代代保存下去，并使我永远记得：我的生命和名誉都出于你的恩赐！因为，假如这件事被人知道，噢！波香呀，我就得毁灭我自己，或是——不，我可怜的母亲！我不能让这个打击杀死她——我

就得逃离我的祖国了。”

“可怜的阿尔培！”波香说。

但这种突兀和虚构的欢乐不久就舍弃了那个青年人，接着来的，是更大的忧伤。

“嗯，”波香说，“你还担心什么，我的朋友？”

“我的心碎了，”阿尔培说。“听我说，波香！我的父亲白璧无瑕的声誉曾激发起我对他的尊敬、信任和自豪，现在顷刻间要我抛弃这些感情，我办不到呀。噢，波香，波香呀！我现在怎样接近我的父亲呢？我应该不接受他的拥抱，不让他吻我的额头，不与他握手吗？我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了。啊，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呀！”阿尔培以模糊的泪眼凝视着他母亲的画像说，“假如你知道了这回事，你肯定将多么痛苦啊！”

“来，”波香拉住他的双手说，“勇敢一点，我的朋友。”

“但你报纸上的第一则新闻是怎样来的呢？在这一切的后面，显然有着一个不可知的冤家，一个不可见的敌人。”

“所以你更应该预作防备，阿尔培。你的脸上不要露出任何形迹，把你的悲哀包藏在心里，象云包藏雨和死一样，——这是一个致命的秘密，只有当暴风雨暴发的时候才好让人知道。去吧，我的朋友，蓄养你的精力准备应付那狂风暴雨袭来时候吧。”

“那末，你以为这一切还不曾完结吗？”阿尔培惊恐地说。

“不是我以为，我的朋友，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顺便问你一句——”

“什么？”阿尔培说，他看波香有点犹豫。

“你快要和邓格拉司小姐结婚了吗？”

“你为什么现在问我这个问题？”

“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婚约的破裂或履行，是与我们此刻所注意的事情有关的。”

“怎么会呢？”阿尔培说，他的额头胀红了，“你以为邓格拉司先生——”

“我只问你的婚约是否还有效？请不要根据我的话设想出我话内所没有的意思，不要太看重我的话。”

“不，”阿尔培说，“那个婚约已破裂了。”

“好！”波香说。然后，看到那青年人又快要陷入抑郁状态中，便说，“我们出去吧，阿尔培，乘着轻便马车或骑马到树林里去兜一转，可以振作一下你的精神。我们回来再吃早餐，然后你去干你的事，我去干我的。”

“同意，”阿尔培说，“让我们步行吧。我想，略微活动一下对我很有好处。”

两位朋友走到马路上。当走到玛德伦大道时，波香说，“既然我们出来了，就去拜访基度山先生吧，他最能振奋人的精神，因为他从不追根问底，而据我的意见，那些不追根问底的人最能给人以安慰。”

“我欣然从命，”阿尔培说，“我爱他，我们去拜访他吧。”

第八十五章 旅行

基度山看见那两个青年人一同来，便发出一声欢喜的喊

叫。“呀，呀！”他说，“我希望一切都已过去，都已澄清，妥当了结了吧。”

“是的，”波香说，“那种荒谬的报导已经平息了。要是再有那种消息，我就要第一个出来反对，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再谈它吧。”

“阿尔培会告诉您，”伯爵答道，“我也曾这样劝过他。瞧，”他又说，“我正了结这件最可厌的早晨工作。”

“那是什么？”阿尔培说，“显然是在整理你的文件吧。”

“我的文件，感谢上帝，不！我的文件全都整理得十分清楚了，因为我一张都没有。这是卡凡尔康德先生的。”

“卡凡尔康德先生的？”波香问道。

“是的，你不知道这是伯爵所介绍的一位青年吗？”马瑟夫说。

“我们大家不要误会，”基度山答道，“我没有介绍任何人，当然更没有介绍卡凡尔康德先生。”

“而他，”阿尔培带着一个勉强的微笑继续说，“正要把我取而代之，与邓格拉司小姐结婚了，那件事，我亲爱的波香，你大概想象得到，使我非常伤心。”

“什么！卡凡尔康德要与邓格拉司小姐结婚？”波香问道。

“当然啦！您是从世界的尽头来的吗？”基度山说。“您，一位新闻记者，大名鼎鼎的人物！这是全巴黎的谈话资料啦。”

“而您，伯爵，是您促成的吗？”波香问。

“我？快别那样说，新闻记者阁下，别散布那个消息。我促成的！不，你不知道我的为人！正巧相反，我曾尽我的全力

反对那件婚事。”

“啊！我懂了，”波香说，“是为了我们的朋友阿尔培。”

“为了我？”那青年人说，“噢，不，真的！伯爵将为我主持公道，证明我一向在求他解除我的婚约，现在解决了，我很快乐。伯爵假装非他所干，是要我不要感谢他，就算如此吧，——我将象古人那样给一位不知名的神建立一个祭坛。”

“听着，”基度山说，“我跟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岳父和那青年人对我都不十分投机，只有欧琴妮小姐，——她对婚姻问题似乎毫无兴趣，——她，看到我无意劝她放弃她那宝贵的自由，才对我保持着一点情意。”

“你不是说这件婚事快要举行了吗？”

“哦，是的，我说的话都不生效力。我并不知道那青年人。据说他的出身很好，很有钱，但在我看来，这都是传闻罢了。我曾几次三番把这一点告诉邓格拉司先生，直到我自己都听厌了，但他还是迷着他那位卢卡人。我甚至通知他一种我认为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个青年人大概曾被他的保姆摔过包，或是被波希米亚人拐去过，或是被他的家庭教师丢失过，究竟属于哪一类，我也不十分知道，但我的确知道他的父亲曾有十年以上不曾见过他的面。他在那十年里面究竟做了些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嗯，那一切话都没有用。他们委托我写信给少校要求证明文件，证明文件是在这儿了。我把这些文件送出去，但象彼拉多^①一样，就此洗手不管了。”

① 《圣经》传说：古罗马巡抚彼拉多在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的压力下，判耶稣死刑，同时当众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罢。”

“亚密莱小姐对你说了些什么话？”波香问道，“你抢走了她的学生。”

“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要到意大利去了。邓格拉司夫人要求我写几封介绍信给意大利歌剧团，我写了几行字给梵尔剧院的董事，因为他曾受过我的恩。但怎么啦，阿尔培？您看来无精打采，难道您实际上下意识地爱着欧琴妮小姐吗？”

“我自己倒不知道。”阿尔培带着一个忧愁的微笑说。

“但是，”基度山继续说，“您不象往常那样有精神。来，您有什么事？说呀！”

“我头疼。”阿尔培说。

“噢，我亲爱的子爵，”基度山说，“我有一种万试万灵的药方向您建议，——每当我有任何烦恼的时候，试了这种药方无不成功。”

“是什么？”

“改换环境。”

“真的？”阿尔培说。

“是的，我现在正巧非常烦恼，要离家去散散心。我们一同去好吗？”

“你烦恼，伯爵？”波香说，“为什么事？”

“您把事情看得非常轻松，我倒很愿意看到在您府上也有一件诉讼案准备办理！”

“什么诉讼案？”

“就是维尔福先生在准备的那一件，他要提出公诉控告我那位可爱的刺客，——显然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个匪徒。”

“不错，”波香说，“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回事。这个卡德罗斯是谁？”

“看来是一个乡下人。维尔福先生在马赛的时候曾听说过他，邓格拉司先生也记得曾见过他。因此，检察官阁下对这件事非常上劲，警察总监也极感兴趣。这，我当然非常感激，但由于那种关切，他们却把巴黎和巴黎附近所有的窃贼都押到我这儿来，要辨认其中有无杀害卡德罗斯的凶手。假如这样继续下去，则不出三个月，法国的每一个窃贼和刺客都会把我家里的情形弄得如指掌了。我已决定离开他们，逃避到世界某一个遥远的角落，我很高兴您能陪我一同去，子爵。”

“愿意之至。”

“那末就此决定了？”

“是的，但到哪儿去？”

“我已经告诉您了，——到那空气清新，到那每一种声音都使人心境平静，到那不论天性如何骄傲的人都必然会感到他自己渺小的地方去。我喜欢那种虚怀若谷的情调，——虽然我曾象奥古斯都那样被人称为宇宙的主宰。”

“但你究竟要到哪儿去？”

“到海上去，子爵，到海上去。你知道我是一个水手。当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便是在老海神的怀抱和那美丽的安费德丽蒂^①的胸怀里抚慰长大的。我曾在前者的绿色的袍子和后者的蔚蓝的衣衫上游嬉。我爱海，把海当作一个情人，假如我久不见到她，便会感到苦恼。”

① 希腊神话中海神之妻。